

9区1栋 驯兽师 恋人

红樱
/ 著
Hongying
Works



宛如偶像剧般美好！
让人又笑又哭的青春恋情！

突然心动
十分甜蜜
霸道宠爱



强势爱撒娇的金牌驯兽师
遇上**自强不息**明朗少女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“阎亦封！你三番两次亲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”“喜欢。”
“那，你、你喜欢我什么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
9区1栋 驯兽师 恋人

9 QU 1 DONG

XUNSHOUSHI

LIANREN

红樱
/ 著

Hongying
Work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9区1栋驯兽师恋人 / 红樱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7
ISBN 978-7-5500-3264-4

I. ①9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90473号

9区1栋驯兽师恋人

红樱 著

责任编辑	余丽丽 辛蔚萍
特约编辑	廖晓霞
封面设计	Insect
内页设计	cain酱
封面绘制	官 官
出 版 者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	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	http://www.bhzw.com
E-mail	bhzw0791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209千字
版 次	2019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264-4
定 价	35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1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· 001
在家养老虎的人

第二章 · 021
他能跟动物对话

第三章 · 042
顶级金牌驯兽师阎亦封

第四章 · 059
在他家睡了一夜

第五章 · 082
马戏团混乱

第六章 · 100
前往贫困山区

第七章 · 125
山上有老虎？还有阎亦封

目 录

第八章 · 140

从今以后，唐家跟我再无瓜葛

第九章 · 159

好，那我再说一次，我喜欢你

第十章 · 180

就这么甜蜜同居了

第十一章 · 200

告诉他，我想他了

第十二章 · 219

阿溪，你差点让我疯了

第十三章 · 239

正好，我也好喜欢你

番外 · 252



第一章

在家养老虎的人

[1]

从人挤人的公交车下来的时候，我几乎以为自己会缺氧。S市这个城市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，时常让我领略到什么叫“人丁兴旺”！

尽管是周末，但公交车从不缺乘客，若不是骑车太远，这份家政工兼职工作，我也不至于挤着公交车过来了。

踉跄地从公交车上跳下来后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稍微整了整凌乱的形象，又吹了一口气，将额前的一绺刘海帅气地吹扬而起。

会得到这份家政兼职也是个意外。还记得，在那个空气沉闷，烈日当头的炎炎夏日，我咬着冰棍，手扇着风，趁着人流不多，揽着怀里的一沓传单蹲在路边的树荫下。

一个骑着粉红色自行车的阿姨经过，轮胎磕到石子，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阿姨摔了。问题来了，老人摔倒，该不该扶？

别人我不知道，但在我乔溪眼皮子底下发生，我肯定扶啊！再说，我一个发传单的穷学生，也不怕被讹。

于是，我扶起了阿姨。善良的阿姨这样问我：“善良的孩子，你希望得到一份轻松的兼职，还是钱多的兼职，又或者是如现在这样发传单

的兼职呢？”

温柔和蔼仿佛散发着母爱光芒的阿姨，让我差点跪下膜拜，但我岂是那种肤浅的人？于是，我义不容辞道：“我要钱！”

阿姨为了感谢我的“一扶之恩”，亲自作为推荐人，将我介绍到了这家家政公司。

这家家政公司可不得了，据说接的单全是名门贵族，这里的每一个家政工阿姨可不是一般小康家庭能请到的。

公司里面人才济济，严谨的工作模式，神圣而庄严的环境氛围，无不突出这家家政公司的强大与神秘。

为了进入这家公司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精力，签了好几份合同呢。说实在的，在签合同的时候，我总感觉自己在签卖身契。

就没见过一个兼职的家政工签份合同，面前有四五个人全程盯着，搞得好像是怀疑我会签假名似的。

仔仔细细确认过合同“安全”后，我在合同的最下方，利落干脆地签下了我的大名——乔溪。

[2]

今天已经是我在这里干的第二个月了，说真的，工资还真不是一般的少。算起来我也接了几个单，不过因为只是兼职，所以都是在一些办公场所打扫办公室、走廊什么的。

跟熟悉的阿姨们打过招呼后，我走向负责布置工作的张瑶小姐。大老远，就听到我的推荐人李婶哭着喊道：“这活我不接，你还是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，再逼我……我……我就辞职不干了！”

可把我吓坏了，这个李婶热爱这份工作的痴狂程度可不亚于一个失

了理智追星的粉丝，她说出这种话，是想不开了吗？

我赶紧跑过去，平时温柔极有耐心的张瑶小姐此刻正头疼地揉着太阳穴，她身旁站着鼓气瞪眼，一副宁死不从模样的李婶。

“张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我走过去趴在前台上，认识张瑶小姐这么久，还从没见过她露出过如此为难的表情。

张瑶小姐估计也是没辙了，才会放下笔，对我大倒苦水：“唉，还能是什么，李婶不满意我的工作分配，要求我给她换一个呗。你也知道，这种安排好的事是很难改的。”

我恍然大悟。

合同上白纸黑字也写了，无条件服从分配者安排的工作，跟军令似的。

“小张啊，不是我怕苦怕累，实在是……那房子不是人住的啊！”李婶四处看了看，凑过来对我们小声说道。

“有鬼？”我见她一脸神秘兮兮的，为配合她烘托出的诡异气氛，故意压低了嗓音。

“比鬼可怕。”

还有比鬼可怕的？

李婶又四处张望一眼，很紧张地凑到我耳边，我感觉到她的气息有些颤抖，她小声说了两个字：“老虎！”

老……老虎？李婶被分配去清扫动物园了？我看着她的眼神透着同情——李婶一把年纪了，也是不容易啊！

“不是动物园！”

听到李婶痛心疾首的否定声，我很怀疑她是不是有读心的能力，否则她怎么能一眼看出我在想什么呢？

她说：“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那栋房子里真有老虎，我没骗你，

我也不是有病，是我亲眼看到的！吓死人了，打死我都不要再去！”

我看她脸色发白，甚至害怕得跟娇羞似的跺起脚，琢磨着她的话也不像在骗人。只是，家里有老虎？这未免也太夸张了点。

我正想问个详细，谁料李婶突然定睛看着我，是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的那种，很瘆人。

为了避免与她对视，我赶紧转头，却意外对上了张瑶小姐的脸。

什么情况？她干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？咋的？想劫色啊？我莫名一阵发毛，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看着她。

“小溪啊。”张瑶小姐从前台站了起来，她温柔地看着我，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只是那阴阳怪气的笑容却让人瘆得慌。

她说：“你怕老虎吗？”

我仿佛猜到了什么，眯着眼狐疑地看着她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老实说：“不怕。”

不是骗人，是真的不怕。我另一份兼职就在马戏团里当杂工，老虎、狮子什么的都不怕。

“那李婶的活儿给你做好不好？”

我早就猜到她会这么说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家政工不愿意接受安排的工作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立马找到替代的人。

还必须得偷偷操作，不能被上面发现。

我看着她笑得谄媚的脸，又看了看期盼地望着我的李婶，沉默许久，才深沉地开口：“我只有一个问题。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张瑶小姐欣喜地看着我。

我凑近她，一本正经地问了句：“钱多吗？”

“多！”她掷地有声。

“成交！”我一拍桌，默契地与她击了个掌。她笑得花枝乱颤，我皮笑肉不笑，保持着沉稳的良好形象。

“小溪丫头呀，谢谢你了，李婶不会忘记你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这几天被吓出病来，今天可得回去好好睡一觉了。”李婶感激地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，两眼泪汪汪。

“谢什么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一路小心！”我向她挥了挥手，目送她离去。

[3]

“小溪，咱俩都这么熟了，我也不愿意隐瞒你。这份工光这个月就已经换了七个人了，你真的愿意接吗？”估摸着是良心上过不去，张瑶小姐蹙着眉好意提醒我。

我大手一挥，一副江湖侠士的姿态，不拘小节阔气地说：“在钱面前，有什么不愿意的？”

“人家李婶可说了，有老虎哦。”她压低声音小声提醒我。

我轻松地笑了笑，说实在的，我敢自称胆子大排第二，就没人敢排第一。

这些年为了赚钱，除了上刀山下火海，什么样的工作我没干过？当然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，就说前不久，我才刚在棺材边守了两夜呢。

当时在那儿我原本也只是负责打扫，只是听说守夜的人突然生病不来了，家属现场招人，却无人愿意，只因前几日老爷子死后，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里就传出了闹鬼的传闻。

闹鬼哎！谁敢一个人半夜在这里守着棺材？除非有病。

不用怀疑，那个有病的人就是我……

据说死去的老人是含恨身亡的，死不瞑目，所以晚上总是有人看到鬼魂，再加上老人家生前有交代，死后按老传统的方式祭拜，于是，才有了我守棺材的工作。

正值阴风阵阵，让人毛骨悚然的深更半夜，在飘着白绫的老宅里，伴随着黑猫蹿过，一双散发着绿光的瞳孔在阴暗的角落中注视着我。

我蹲在放置了雕刻着金花、封了棺的棺材房间角落，守着随时有可能会被风吹灭的引魂灯。烛光照耀着我的脸，忽明忽暗，我就一个人在纸上奋笔疾书……写了一晚上的练习题。

没办法，当时正临近考试，我就窝在棺材边，守着烛火写了一晚上的题，什么鬼不鬼的，哪有时间去注意。

张瑶小姐估计也是想起了我之前的英勇事迹，感慨地摸了摸我的头，以一个大姐姐的口气说：“你也太拼了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大学生，你的家境一定很困苦吧？哎哟，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还行吧，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。”我摆了摆手不以为意，只是想起我那糟心的处境，就想马上赚钱，赶紧问道，“能吓跑那么多个阿姨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房子那么可怕？”

她坐了下来，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地址，说：“这栋房子的主人很神秘，连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原本这栋房子的打扫工作是轮不到我们安排的，一直是有人专门负责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就由你接手分配了？”我追问。

“肯定是专门负责此事的人临时出了事又或者不干了。房子没人打扫，自然是需要重新安排人负责的，最后，这个苦差事就落我这儿了呗。”她说将写了地址的字条以及一串钥匙递给我，“这是那栋房子的地址，从这里出门去搭地铁，然后再转两趟公交车就到了。这是钥匙，每周打

扫两次，你今天就可以过去了。”

我拿起字条看了看——枫韵别墅花园区9区1栋。

“是别墅呀？”我惊讶。

“是啊，所以打扫下来得花上一整天，不过——”张瑶小姐凑近我，笑眯眯道，“日工资是这个数……”

听她说出的数字，我二话不说便抓起钥匙，将字条塞进兜里，对她挥了挥手告别：“我先走啦，再见！”

“拜拜！”

[4]

在枫韵别墅花园区下了公交车，看了看高耸壮观的门楼以及屹立在门口的军人，我被这庄严肃穆的场面震慑住，这别墅区竟然有军人看守，难不成是军事重地？

我有些紧张，走到那军人面前停下。他直视前方，双手置于身后，挺直站立，面无表情。

“那个，你好，请问我可以进去吗？”我主动打了个招呼，扬起微笑，忐忑地询问。

回应我的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好尴尬。

“哎，那个小妹，你找谁？”

一旁传来喊声，我转头一看，只见堪比办公室的宽敞保安室里有人在对我招手，我忙快步走了过去。

是一位穿着军装的大叔，他一脸严肃地打量着我，我连忙解释：“您好，我是明翰公司的家政工，过来打扫9区1栋的。”

实际上，我实在不知道一家家政公司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充满文化气

息的名，跟它经营的业务明显很不搭呀！

不过在听到我说出这个公司后，跟以往负责接待的人一样，大叔也露出了一抹友善和蔼的笑容，他说：“原来如此，你进去吧。直走，然后左拐，再直走就到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您。”我点头道谢。

待大叔将门打开后，我走了进去。

顺着大叔所指的路“直走左拐，再直走”，我却走了半个小时，这别墅区的宽敞广阔程度让我吃惊不已。

道路两旁种植着花花草草，一眼望去，一片碧绿青葱，简直是比广场还要大。

当看到我负责打扫的9区1栋楼时，我才真正目瞪口呆，这一刻只想说：“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！”

眼前的豪宅别墅是欧式田园风，一条直行鹅卵石小路，两边是郁绿草地，让人不由得想在草地铺上一块毯子，然后在上面滚两圈，闻着青草芳香，晒着阳光，睡上一觉，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啊！

不过真正让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别墅后的一座山。没错，是货真价实的山，不过显然经过人工修整过，山上绿树成荫，还有石阶道、亭子。

“这得多有钱啊，暴发户啊！”我甚至能想象到，住在这里的人一定是戴着金链子、镶着金牙、穿着貂毛大衣、揣着皮包、戴着墨镜的——油腻中年大叔！

想到会亲眼见到这样一个暴发户，我就不禁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——一定要克制住！绝不能眼馋就去偷金链子卖钱，那可是犯法的！

[5]

我拿着钥匙开了门。

推开那扇仿佛存在于童话世界里的欧式大门，我感觉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，望着直达顶楼的天花板，我吃惊地张大了嘴。

整个客厅大得惊人，向上的楼梯有两条，而顺着楼梯往上看，走廊边上有休闲区以及一个个房间，再往上看，还有另外一层，不过是什么，我在楼下就看不清了。

于是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参观。

将每个房间都推开门看了一眼，那高档的装潢、配备的浴室洗手间、全套的沙发客桌，让我无不傻眼。

简直跟酒店有得一拼，休闲区游乐设施应有尽有，桌球、娃娃机，这就是个娱乐商场！

紧接着往上一层跑去，入眼的景象让我再次被惊艳到，竟然是书房！

整个书房的布置就跟高级图书馆似的，整体装潢弥漫着复古的韵味。

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，这里充满了神秘的神圣感，不过，整整齐齐的书房里，有本书被单独搁置在桌上，这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别墅里并没有主人在，那我偷偷看一眼应该也没事吧。我走过去，书被翻到中间的位置，看到上面利落英挺的楷体字迹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哪是书啊，明明是日记，不过，这字还真是好看。

既然是日记我就不能看了，毕竟是人家隐私，我假装没看到，移开了目光，嘴里却无意识嘟囔：“2月5日，××山区，处于偏僻无法开发的山林地带，近日得到狼出没的消息，明日早上启程。”

话一说出口，我赶紧捂住嘴，完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我记忆不错，

尤其是日记这种东西，看一遍就不会轻易忘了。

不过，这日记上写的是什么意思？感觉像是执行任务的记录，而且2月5日，那就是两个月前写的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又扭头看了日记一眼，眼睛一盯上，“爪子”就不自觉伸了过去。我狠拍自己手背一下，抑制住好奇心对自己警告：“乔溪！做人不能这样，你不知道好奇心害死猫吗？忍住，现在可不是看日记的时候，再不打扫，今天的活儿可就干不完，那就没钱了。”

果然还是自己了解自己，一想到钱，日记的内容马上被我抛之脑后，没时间再磨蹭，我一头扎进打扫的大工程里。

[6]

进到厨房的时候，我被大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厨房惊到了，这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厨房啊，那时年少不懂事，一直想着谁的家里有这样的厨房，我一定嫁给他！

不过，一想到镶着金牙的油腻中年大叔，我就兴致全无，可惜了这么好的厨房了。

好几层的橱柜式冰箱，打开后才发现，这里面空空如也，非但如此，就连所有厨具也都没被动用过，我不由得怀疑，难道这里的主人不用吃饭的吗？

紧接着在参观了浴室后，我才朝着走廊里的一间房走去，那是一楼里唯一的卧室。

我走过去，才发现上了锁，当下在钥匙串里翻翻找找，不一会儿才配对上将锁打开了。

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条缝，朝里望去，入眼的便是一张大床，至于有

多大——就是睡上十个人都不挤的那种。

我推开门，惊诧地看着这间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卧室，并不是超乎我想象，而是我高估了。

这间卧室里，除了一张床外，书桌、书柜、衣橱等——通通没有！

比半个篮球场还大的卧室，竟然只有一张大床？诡异，太诡异了！

“这间肯定不是卧室吧，没错，一定不是。”我默默退出去，关上门。

将背包往沙发上一丢，我挽起衣袖，卷起裤腿，脱掉鞋，将松松垮垮的马尾拆下，又重新高高束起，拍了拍小脸，我振奋大喊：“拼吧！争取在天黑前搞定！”

事实证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真的让我在天黑前清扫干净了，只是实在太累，我往沙发一倒就睡过去了。

不过睡得并不舒服，耳边隐约听到了不少窸窸窣窣的声响，眼皮太重，我实在懒得撑开，索性就这么躺着了。

直到有冷风涌了进来，我才打了个哆嗦迷糊着醒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眼，我定睛一看，客厅黑漆漆的，已经是晚上了。

我站起来，适应了黑暗的眼睛，依稀可见客厅的轮廓。我伸出双手，四处摸索，以防万一撞到桌角什么的。

[7]

光着小脚丫，我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背脊一阵凉飕飕的，哪儿来的风？我四处一看，这才发现落地窗被打开了，风就是从这儿涌进来的，难怪我感觉有股冷意。

我摸索着走过去，站在落地窗前，望向外面，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，白天可见的花圃草地，到了晚上，黑漆漆一片。

奇怪？是我打扫的时候忘记关了吗？但不管事实如何，我还是将窗再一次关上了。

琢磨着电源的开关在哪个角落，我根据记忆摸着墙找过去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擦墙壁的时候也把开关洗了一下，在哪儿来着……唔唔！”

我的嘴突然被一只从背后伸过来的手捂住！那一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我被人从身后劫持了！

没由来的紧张与恐惧将感官放大，我能感觉到身后有人贴近，肩膀宽厚结实，手臂健实有力，这是个男人！

我条件反射地想把捂住我的那只手掰下来，因为它不只捂住了我的嘴，还有鼻子，我快不能呼吸了。我难受地挣扎着，但那只手却硬得就跟铁块似的，无论我怎么掰都挪不动半分。

对方察觉到我挣扎，又伸出了另一只手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只强而有力的胳膊轻而易举地将我的腰圈住，可能连他也觉得惊奇，没有料想到这腰会那么细。

我趁着他愣神的空当，将头一仰，重重撞在他的下巴上。

唔，头好疼！

他闷哼一声，却还没松手，反而被我这一撞他脚步一踉跄竟然往后跌倒了。但他自己摔倒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把我也拉下水！

我的腰还被他的手臂禁锢着，他往后一倒，我也顺势被他搂着跌倒在地，并且姿势还十分暧昧地跌坐在他怀里。

我能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就在我颈窝边，一只手捂着我的嘴，另一手勒着我的腰，乍一看，就像是我被他从身后圈抱住，他亲密搂着我在怀里一样。

我有些慌了，在一栋空无一人的别墅里，突然被人挟持，是杀人犯